



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

这里没有许诺

沈泽 著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

这里没有许诺

沈泽 著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这里没有许诺/沈泽著. —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1997
(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)

ISBN 7—5302—0493—9

I. 这… I. 沈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1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11840 号

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

这里没有许诺

ZHELI MEIYOU XUNUO

沈 泽 著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100011

北京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9.5印张 210 000字

1998年2月第1版 1998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6 000

ISBN7-5302-0493-9/1·499

定价:12.00元



沈泽，1952年生于重庆，老三届人，有过八年插队经历，其间开始涉猎文学典籍。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。

早年当过中学教师，蹉跎有年，后南下打工，生活方式及观念为之大变。至今仍奔走于俞·浪母天涯，现为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。近年由于不能忍受“无信仰之生存”，遂以~~每晚~~灯下读书为乐。惜无托神命也。

十年前曾发表过“朦胧诗”若干，此外别无著作。自然亦无功名。虽出身于书香门第，却长期对所谓文坛及文学圈不甚热衷，并由此经常给今别人生的一种荒诞。

本书乃冥之所至，利用白领生涯的有限闲暇写出，实为平生所写的第一部小说。

灿烂之局

从此归于平淡

目 录

序 曲	1
第 一 章 白领苦乐	6
第 二 章 黄昏惜别时	23
第 三 章 蛇口雨夜	45
第 四 章 今夜没有许诺	80
第 五 章 惊鸿一瞥	108
第 六 章 夏日里的流云	128
第 七 章 静静的临水花园	146
第 八 章 秋日庭院	168
第 九 章 河那边是香港	187
第 十 章 苍凉的季节	211
第 十 一 章 挥手从兹去	231
第 十 二 章 岁末的流浪儿	253
第 十 三 章 彩虹消逝	278

序 曲

我走在北京远郊一个工业区的街头。此时夜色深浓，路面被豪雨冲刷得光洁如镜。雨完全停止了，无须再携带雨具，只有街树的树冠上间或落下几滴重重的雨滴，打在头上，带来一股草木萌芽时的新鲜味道。

本来就没有什么人的街上，现在更是人迹全无。临街的小饭馆虽然还亮着灯，但由于没有顾客，实际已经打烊了。里面的几个服务员小姐无聊地坐在板凳上，听录音机放出的流行歌曲。这种沉闷真让人受不了，我不愿兴致被破坏，索性走到了马路的中心。

工业区的这个春夜，景色是非常奇异的，我在刹那间被它震撼。远处炼油厂高塔的顶端，常年不熄地冒着天然气燃烧的火焰，宛如冲天火炬。

白天还不觉得怎样，而在这雨后的夜里，整个地面都反射着它的红光，连潮湿的天空也变红了。这种让人意想不到的色调，不能不使人心旌摇动。

我随手打开爱华袖珍收录机，耳机里，迈克尔·杰克逊在忘情地唱着，一支充满阿拉伯情调的摇滚乐，这歌曲风暴一样扫过我的心头。

在我的头顶上，夜色是个微微发红的庞然大物，它吞没了一切。也许，我以往所有的好时光都被埋葬在那里面了吧，我想。

横过马路，我走到对面一个孤零零的杂货亭前。

“喂，老板，来一包烟。”

靠在椅子上养神的中年男人被惊醒似的睁开眼：

“要哪一种？”

“万宝路。”

睡眼惺忪的店老板把香烟和找回的零钱递出来，打量着我：“还没睡吗？”

“睡觉？还早吧。”因为戴着袖珍耳机，我说话的声音很大，店老板的脸上现出了一丝惊异。

离开杂货亭，我又置身于红色的夜幕中了。这样让人兴奋的春夜，我又一次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深圳，那里的夜空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颜色。那个遥远的地方，如今，渔民村墙头的勒杜鹃又开得像瀑布一般不可遏止了吧。不知那些草坪、那些海滨的小路上，是否还有我曾熟识的人们在走动。

我三十多岁时，有些年是在深圳度过的。此后的好长时间里，杰克逊那女人般的嗓音，曾不止一次地把我拽回到以往的苍茫岁月中去。

一切都恍如昨日。五月里的那一天，是我的生日，我们倚坐在蛇口海滨的栏杆上，面对海湾。香港新界的青山遥遥在望，暮色使它变成了深绿色。海风很强劲，浓浓的咸腥味偶然拂过。

我们身后，隔着一带棕榈树，是长长的一排比肩而立的四层别墅。别墅寂然无声，好似无人居住一般。只有两三个落地窗中亮起了灯，由于有薄薄的窗帘挡着，不知是何种人物在里面生活。海滨的这条路，平日黄昏里人来人往，而在这个星期天的傍晚，反倒人影寂寥。我和杨晓萍在水泥栏杆上相对而坐，她的裙子不断被海风鼓起。每一次，晓萍都朝我笑笑，用她胖胖的小手机敏地把裙裾裹紧。

那时我们谈到了人的归宿，这个话题在深圳常常要被漂泊不定的打工者们谈起。在那个五月的傍晚，我们内心多少还有一种很热切的东西，谁也想不到今天，我会远离深圳，如此落寞。而后来我辗转地知道，晓萍最终也离开了那里。命运对人的播弄就是这样反复无常。可是当时，我们都以为，那些艳阳高照、海风吹拂的日子，完全有可能一辈子属于我们共同所有。

至今我的案头，还放着镶有晓萍照片的镜框。那镜框是我在深圳时，从国贸大厦精品店买来的。椭圆形的画框内，晓萍就如那个傍晚靠在栏杆上向我笑着，呼之欲出。它已随我搬迁了好多地方了，边角的漆已被磨掉。可是，无论在哪个我独居的单身汉房间里，这个微笑都照样给满屋的寒酸之气带来一种光辉。这是我与那些岁月之间割不断的血缘的联系。至今只要一想起那被亚热带的太阳晒得发烫的马路上的沥青味，和每日清晨路边的“九里香”犹如茉莉似的清香，我都要血脉贲张，觉得此生并未虚度。

回忆晓萍，后来是我孤独生涯里的一种享受。在深圳，我曾一点点地看着她走向成熟。今天我唯一不觉得伤感的是，她最美丽的一段年华，有那么多时间是陪我一起度过的。那张白皙的圆脸，五官全都小巧玲珑，似乎并无特点，可那整个容貌却很生动，神态纯真而又狡黠；开心一笑的时候，会露出一颗小小的顽皮的虎牙，让人怦然心动……那些印象，至今都还真切得就像在眼前。

然而我和晓萍的一切已永远不复存在了，虽然我们共同生活过的城市依然生机勃勃，但那已不再属于我们。后来当我得知，深圳险些被一场可怕的煤气爆炸夷为平地时，我的心不禁抖了一下。如果它真的毁灭了，我愿同它一起消亡。人生如果没有了那些牵系人心的美好往事，就如同一部面目呆板的哲学书，不再读它了也罢！

当年在一个炎夏时分告别深圳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悲哀地意识到，有一扇大门在我身后訇然紧闭，把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永远隔在了另一端。那些鲜绿得可爱的洋紫荆树，那些在深南大道上川流不息的夜行车灯，全都像晓萍的微笑一样，在某一时刻永远凝固了。我将像一个蛰居动物，以难以察觉的慢速度了结我的余生。那时我早就有预感，每个人所期待的归宿，与实际结局都会相距甚远。人们最终等来的恐怕只是些梦的残片罢了。

五月的那个晚上，后来我们穿过幽暗的丛林，走到了别墅附近。透过低垂的白纱窗帘，一个硕大客厅中的豪华陈设隐约可见。这是一个温馨的家。淡黄的路灯有如稠雾，洒向紧闭的庭院。别墅间狭长的小路上回荡的只有我们两人的脚步声。

就在那时，晓萍迷惑不解地问了我一句：“我怎么老是弄不清你在想些什么呢？”

的确，不知从何时起，浑浑噩噩竟成了我的一种思维方式。长期以来，我苦于无法向人表达我对于深圳的留恋，也无法完整地讲述一个关于深圳的有趣的故事，也许认真说来，我所经历的事情都过于平凡。但是，在那里的每一天，每件小事，甚至某一天的天气好坏，都是那么牢固地铭刻于心，无法忘怀。那是我尚在尚且年轻的日子一个无比美丽的梦，它使得我在今后的一生中注定了内心不得安宁。

人到了四十岁上下，一种老之将至的寒意经常会从脊椎后面升起，使我四肢酸痛不已。人在这个年纪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时间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倒下去而无能为力。回想起在深圳打工时的那些激情，直如两世为人！如今，在这个青草气息沁人心脾的北方春夜里，仰望着它像鲜血一样的红色光晕，我在突然兴奋之后又陷入了深深的伤感。

那些曾与你朝夕相伴的人分明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然而你却不知他们的下落，无从揣想他们此时的景况，而且他们的悲欢再也与你无关痛痒了。对你来说，那些人与死去了无异。那么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独行又有何意义呢？这种巨大而深刻的痛苦所带来的迷惘，使得本来很明确的东西都变得像焦距不准那样虚幻起来。

第一章 白领苦乐

那一年，我万分不情愿地离了婚。不过，像我这样除了在报纸夹缝上发表文章之外别无所长的人，大概也不配有什么更好的命运了。离婚后一个星期，原先的妻子就跟着她暗恋已久的情人一块儿到澳洲发洋财去了。我觉得自己三十多年来从没有这么狼狈过，一时间连头脑也好像发生了问题，什么也干不下去。那时我在北京西郊的一所中学教书，正逢学校放暑假，便跑到父母家里关起门来躲了一个星期，每天面壁思过。一口气读了多半本荣格的分析心理学，试图找出人生失败的原因来，但终于不得要领。困厄交加的我无以宣泄，只好每晚跑到地铁站旁边的冷饮店里，泡上两三个钟头来平息自己。

不久，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得知了我的处境，从

深圳给我来了一封信，劝我与其这样折磨自己，还不如趁假期到深圳去散散心。我想事情既然已糟到如此程度，再怎么想也没有用，不如一走了之。或许真的用不了一个月，眼下的懊恼就全都烟消云散了。就这样，我带了整整一旅行袋的书登上了南下的火车。果不其然，到深圳后不出两个月我就完全变了个样儿，而那些书后来却被我东一本西一本扔得差不多了。

我的那位同学张怀民，当时在深圳的蛇口工业区任职。他是我在大学里最要好的知己之一。几年不见，人整整胖了一圈儿，从头到脚整洁得无可挑剔，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。

怀民的太太不在家，暑假里带着孩子回内地探亲去了。他在家安顿好我的住处后，只匆匆聊了一通生意上如何之忙，便上班去了。他告诉我可以随意出去走走，吃饭的时候只管回来，做饭的事他应付得了。

在蛇口这个地方，每年七月前后，都有不少从内地跑来的应届大学毕业生，没头苍蝇似的四处找工作。我东游西荡了一个星期，不禁也动了求职的念头。想不到，刚刚走了两家公司，便被其中一位老总看中，他当场拍板，聘用我做办公室主任，并吩咐我当天下午就走马上任。

这家公司在工业大道旁的一座大厦里办公，总共有十来个职员。另有一间直属的工厂，专门生产长毛绒玩具。厂里一百多个打工妹每天在没有空调的车间里挥汗如雨，忙着往一些奇形怪状的猫狗肚子里塞棉花。公司的业绩平平，有数的几张订单是从香港发来的，对国内市场则一筹莫展，因为成本过高，在价格上无法与人竞争。估计公司能赚点儿钱，但花费也差不多相抵，前景并不太妙。如果一旦香港人另外找到便宜的货源，公司就非得关门不可。然而老板却沉得住气，天天晚上都有应酬，

到“海上世界”去听歌、喝洋酒。也许，他另有一番抱负也未可知。职员们倒也不管这些，干一天活儿拿一天钱，乐得歌舞升平。

公司里最富有生气的一段时间是上午十点钟之前，老板不到十点钟是不会来的。早上八点钟，当天气还凉爽的时候，职员们就准时来到办公室，彼此间像广东人那样互道着“早晨”。

男职员们每天都把领带打得煞有介事。他们坐下来沏好茶后，有人便很认真地往皮鞋上涂鞋油，然后再用软布打出玻璃般的光亮来；也有人翻开前一天的香港《文汇报》，在那厚厚的十几版中寻找有趣的娱乐新闻。女职员们每天都要换一款时装，一套衣服绝不会穿两天。她们手脚麻利地擦干净所有的桌子和窗台，然后分头打开水、浇花。忙完了便各归其位，拉开抽屉，在里面摊开一本通俗杂志，一边看，一边聊聊时装或者男朋友的事。

十点钟一到，随着老板砰地一声打开他的办公室大门，职员办公室的气氛顿时为之一变。老板与职员的办公室之间只隔着一堵玻璃墙，所以，女职员们早已悄悄关上了抽屉。众人在半分钟内全部正襟危坐，满室鸦雀无声，只听见中央空调轻柔的嗡嗡响声。

老板进门后，惯于用威严的目光往职员办公室这边扫一下，然后神闲气定地坐下来，稍顷，便开始向外拨一连串的电话。专门指定的文员小姐这时赶忙跑进去沏茶。公司这部机器至此才算有效地运转起来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公司就形成了这样一成不变的模式，每天上演一遍。我和所有的职员一样，都很喜欢早晨的这段美好时光。工作可以推到十点钟以后去做，所有烦恼的事也可以推到

十点钟以后再去考虑。窗外是阳光浸透的天空，隔窗还可以看到蛇口与香港新界之间浅蓝色的海湾。搁物架上错落有致地摆着一些毛绒绒的动物玩具，与窗台上的绿色盆栽共同构成一种气氛。我常常不由自主地陶醉于此。

下班之后，则又是另一番天地了。

临近下班的时候，办公室的气氛就开始有所松动。老板也不再板着脸坐在他的总经理办公室里出神，而是跑到大办公室里来，与女职员们开开玩笑。晚上有约会的某个男职员会趁这功夫赶紧擦亮皮鞋。下班时间一到，大家便急匆匆地赶往公共食堂。

吃罢晚饭，单身汉们便三五成群，在田园诗般的黄昏气氛中走回宿舍去。

我们宿舍区的名称很有点儿古典意味，叫做“紫竹园”。宿舍外墙的某些部分是涂成紫色的，命名的来由大概就缘于此。对面的一幢楼里，住满了打工仔和打工妹。黄昏以后，那整个七层大楼便会轰然作响，电视机、收录机的声音，水龙头放水的声音与嬉笑打闹声浑然一片，直到深夜后才会逐渐减弱下去。无聊的时候，我们常坐在阳台上，看那些男孩女孩们互相调笑，觉得他们的生存比我们要容易得多。

晚上冲过凉以后，大多数单身职员都不会留在宿舍里。有的去看电影，有的去逛老街，还有的到朋友那里吹牛聊天。

与我同屋的李鸣却不大出去，他常常利用晚上的时间，把借来的英文歌曲磁带反复揣摩，挑出好听的歌来翻录到空白带上，然后慢慢欣赏。不摆弄磁带的时候，就把从办公室带回来的《文汇报》和《大公报》浏览一遍，剪下他认为有价值的消

息和文章，贴在笔记簿里。在做这两件事的时候，他异常认真，歌曲磁带和剪报册的分类都搞得井然有序。然而他的床上，却永远乱七八糟，洗过的衣服和未洗的混放在一起，只有他自己能够分辨。

李鸣喜欢听卡彭特的歌，曾经花五十元钱买了两盒“宝丽金”的卡彭特专辑磁带，其音质之美的确无话可讲。逢到心情非常好的时候，他又会震天动地地放起迈克尔·杰克逊。那个时候，我们这宿舍就要足足战栗半个小时之久了。

李鸣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，学的电脑专业，不知为什么，却安于在公司里做一个毫无作为的销售部经理。与他在宿舍里漫无边际地聊天，倒是很有意思，多少能冲淡些我晚间的孤寂。

“名牌大学有什么鸟用！”李鸣的语气中经常如此愤愤不平。“在深圳，博士生和初中生没有区别。”

“你这样讲未免太悲观。”我说。

“乐观又能怎样呢？”

“专业总还是有用的吧。”

“噢？那么你是……”

“学中文的。”

“那倒好了。那种没用的专业，学的就是一堆废物，扔了也可惜。而我，是实打实地寒窗四载，弄得头发一把一把地掉，活像苏格拉底！早知今日，当初又是何苦？”

“你为什么不去别的公司试试？”

“试过，没用。老板对我眼皮都不抬一下。我堂堂复旦的文凭，还不如一张漂亮的脸蛋儿值钱。”

我无力说服他。但作为室友，只想让他稍稍振作一点儿，免得房间里一天到晚老是充斥着颓败的气氛。